

紅樓夢

顧廷龍題



〔清〕

曹雪芹
高鶚

著

潘

淵

校點

紅樓夢

顧廷龍題

三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

話說小紅心神恍惚，情思纏綿，忽朦朧睡去，遇見賈芸要拉他，卻回身要跑，被門檻絆了一跤，嚇醒過來，方知是夢。因此翻來覆去，一夜無眠。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，就有幾位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，提洗面水。這小紅也不梳洗，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，洗了手，腰中束一條汗巾，便來打掃房屋。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，也就留心，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，一則怕襲人等多心，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，因而納悶。早晨起來，也不梳洗，只坐著出神。一時下了窗子，隔著紗屨子向外看的真切，只見幾個丫頭在那裏打掃院子，都擦脂抹粉、插花帶柳的，獨不見昨兒那一個。寶玉便靸了鞋，走出了房門，只粧做看花，東瞧西望。一擡頭，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蘭干旁，有一個人倚在那裏，卻爲一株海棠花所遮，看不真切。前進一步仔細一看，正是昨日那個丫頭在那裏出神。要迎上去，又不好意思。正想著，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，只得進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小紅正自出神，忽見襲人招手叫他，只得走上前來。襲人笑道：「我們的噴壺壞了，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。」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。到了翠烟橋，擡頭一望，只見山坡高處都攔著帷幕，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。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，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。小紅待要過去，又不敢過去，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，無精打彩，自向房內倒著。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，也不理論。

過了一日，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，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、王夫人的，王夫人見賈母不去，也便不去了。倒是薛姨媽同著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、寶釵、寶玉一齊都去了，至晚方回。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裏坐著，見賈環下了學，命他去抄「金剛經咒」唸誦。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，命人點了蠟燭，拿腔做勢的抄寫。一時又叫彩雲倒杯茶來，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，又說金釧攆了燈亮兒。衆丫鬟們素日厭惡他，都不答理他。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，倒了茶與他，因向他悄悄的道：「你安分些罷，何苦討人厭！」賈環把眼一瞅道：「我也知道，你別哄我。如今你和寶玉好，不大理我，我也看出來了。」彩霞咬著牙，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，道：「沒良心的！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歹！」

兩人正說著，只見鳳姐同著王夫人都過來了。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：「今日是那幾位堂客，戲文好歹，酒席如何。」不多時，寶玉也來了，見了王夫人，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，便命人除去了抹額，脫了袍服，拉了靴子，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。王夫人使用手摩挲撫弄他，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。王夫人道：「我的兒，又喫多了酒，臉上滾熱的。你還只是揉搓，一會子鬧上酒來！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。」說著，便叫人拿枕頭。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，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。寶玉便和彩霞說笑，只見彩霞淡淡的，不大答理，兩眼只向著賈環。寶玉便拉他的手，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也理我理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扯他的手。彩霞奪手不肯，便說：「再鬧，就嚷了。」

二人正鬧著，原來賈環聽見了，素日原恨寶玉，今見他和彩霞頑耍，心上越發按不下這

口氣，因一沈思，計上心來，故作失手，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。只聽寶玉噯啾的一聲，滿屋裏人都嚇一跳，連忙將地下的蠱燈移過來一照，只見寶玉滿臉是油。王夫人又氣又急，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，一面罵賈環。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，替寶玉收拾著，一面說道：「老三，還是這樣毛腳鷄似的，我說你上不得臺盤！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！」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，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：「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，也不教訓教訓！幾番幾次，我都不理論，你們一發得了意了，一發上來了！」

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，也上去幫著他們替寶玉收拾。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，幸而沒傷眼睛。王夫人看了又心疼，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，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，又安慰了寶玉，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。寶玉說：「有些疼，還不妨事。明日老太太問，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便說自己燙的，也要罵人不小心，橫豎有一場氣生的！」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。襲人等見了，都慌的了不得。

那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，便悶悶的，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，知道燙了，便親自趕過來瞧。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，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。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，忙近前瞧瞧，寶玉卻把臉遮了，搖手叫他出去。知他素性好潔，故不要他瞧。黛玉也就罷了，但問他：「疼的怎樣？」寶玉道：「也不很疼，養一兩日就好了。」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。次日寶玉見了賈母，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，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。

過了一日，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裏來，見了寶玉，嚇了一大跳，問其緣由，說

是燙的，便點頭嘆息，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，口內咕咕唧唧的又咒誦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包管好了，這不過是一時飛災。」又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，老菩薩，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！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長下來，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，得空便擰他一下，或掐他一下，或喫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，或走著推他一跤：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弟多有長不大的。」賈母聽如此說，便問：「這有什麼佛法解救沒有呢？」馬道婆便說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。再那經上還說，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，專管照耀陰暗邪祟，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，可以永保兒孫康寧，再無撞客邪祟之災。」賈母道：「倒不知怎樣供奉這位菩薩？」馬道婆道：「也不值什麼，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，一天多添幾斤香油，點個大海燈。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，晝夜不敢息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？我也做個好事。」馬道婆道：「這也不拘多少，隨施主願心。像我家裏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：南安郡王府裏太妃，他許的願心大，一天是四十八斤油、一斤燈草，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，一天不過二十斤油；再有幾家，或十斤八斤，三斤五斤的不等，也少不得要替他點。」賈母點頭思忖。馬道婆道：「還有一件：若是爲父母尊長的，多捨些不妨；若老祖宗爲寶玉，若捨多了，怕哥兒擔不起，反折了福。要捨，大則七斤，小則五斤，也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便一日五斤，每月打躉來關了去。」馬道婆道：「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！」賈母又叫人來分付：「以後寶玉出門，拿幾串錢交給他的小子們，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。」

說畢，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閑逛去了。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，二人見過，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喫。趙姨娘正黏鞋兒，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綢緞，因說：「我正沒有鞋面子，奶奶給我些零碎綢子緞子，不拘顏色，做雙鞋穿罷。」趙姨娘嘆口氣道：「你瞧，那裏頭還有塊成樣的麼？就有好東西，也到不了我這裏。你不嫌不好，挑兩塊去就是了。」馬道婆便挑了幾塊，掖在懷裏。

趙姨娘又問：「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，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？」馬道婆道：「早已替你上了供了。」趙姨娘嘆氣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手裏但能從容些，也時常來上供，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」馬道婆道：「你只放心，將來熬的環哥大了，得了一官半職，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，還怕不能麼？」趙姨娘聽了笑道：「罷，罷，再別提起。如今就是榜樣兒，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？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，長的得人意兒，大人偏疼他些兒，也還罷了，我只不伏這個主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伸了兩個指頭。馬道婆會意，便問道：「可是璉二奶奶？」趙姨娘嚇的忙搖手，起身掀簾子一看，見無人，方回身向道婆說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提起這個主兒，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，我也不是個人！」馬道婆見說，便探他的口氣道：「我還用你說，難道都看不出來？也虧你們心裏也不理論。只憑他去倒也好。」趙姨娘道：「我的娘！不憑他去，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嗎？」馬道婆道：「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，你們沒本事，也難怪。明裏不敢怎樣，暗裏也算計了，還等到如今？」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話，心內暗暗的歡喜，便說道：「怎麼暗裏算計？我倒有這

個心，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。你若教給我這法子，我大大的謝你！」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，便又故意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快休問我，我那裏知道這些事，罪罪過過的？」趙姨娘道：「你又來了！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，難道就眼睜睜的看著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？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？」馬道婆聽如此，便笑道：「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，若說謝我的這兩個字，可是你錯打算盤了。就便是我希圖你謝，靠你有些什麼東西能打動我？」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，便說：「你這麼個明白人，怎麼糊塗了？果然法子靈驗，把他兩人絕了，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？那時候，你要什麼不得呢？」馬道婆聽了，低頭半日，說：「那時節事情妥當了，又無憑據，你還理我麼？」趙姨娘說：「這有何難？我攢了幾兩體己，還有些衣服首飾，你先拿幾樣去，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，到那時我照數給你。」馬道婆道：「也罷了，我少不得先墊上了。」趙姨娘不及再問，忙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，連忙開了箱櫃，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來，並體己散碎銀子，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，遞與馬道婆道：「你先拿去作個供養。」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，又有欠字，遂不顧青紅皂白，滿口應承，伸手先將銀子拿了，然後收了欠契，向趙姨娘要了張紙，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，遞與趙姨娘，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，又找了一張藍紙，鉸了五個青面鬼，叫他併在一處，拿針釘了：「我在家中作法，自有效驗的。」說完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：「奶奶可在這裏？太太等你呢。」二人散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黛玉因見寶玉燙了臉，不大出門，倒時常在一處說閑話兒。這日飯後，看了兩篇

書，又同紫鵲等作了一會針綫，總悶悶不舒，便出來看庭前纔進出的新笋。不覺出了院門，來到園中，四望無人，惟見花光鳥語，信步便往怡紅院來。只見幾個丫頭舀水，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。聽見房內笑聲，原來是李宮裁、鳳姐、寶玉都在這裏。一見他進來，都笑道：「這不又來了一個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今兒齊全，誰下帖子請的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，可還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正忘了，多謝想著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嘗了不好，不知別人嘗了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味倒好，只是沒甚顏色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是暹羅國進貢的，我嘗了也不甚覺好，還不如我們常喫的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喫著卻好，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好，把我的都拿了去喫罷。」鳳姐道：「我那裏還多著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叫丫頭取去。」鳳姐道：「不用，我打發人送來。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，一同叫人送來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這是喫了他家一點子茶葉，就使喚起人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既喫了我家的茶，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？」眾人都大笑不止。黛玉紅了臉，回過頭去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寶釵笑道：「我們二嫂子的談諧是好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什麼談諧？不過是貧嘴賤舌的，討人厭罷了。」說著，又啐了一口。鳳姐兒道：「你給我們家做了媳婦，還虧負你麼？」指著寶玉道：「你瞧瞧：人物兒配不上？門第兒配不上？根基、家私配不上？那一點兒玷辱了你？」黛玉起身便走。

寶釵叫道：「顰兒急了，還不回來呢！走了倒沒意思。」說著，站起來拉住。纔至房門，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，寶玉與眾人都起身讓坐，獨鳳姐不理。寶釵正欲

說話，只見王夫人房裏的丫頭來說：「舅太太來了，請奶奶、姑娘們出去呢。」李宮裁連忙同著鳳姐兒走了，趙、周二人也辭了出去。寶玉道：「我不能出去，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。」又說：「林妹妹，你略站一站，與你說句話。」鳳姐聽了，回頭向黛玉道：「有人叫你說話呢。」便把黛玉往後一推，和李紈一同去了。

這裏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，又不說話。黛玉不覺又紅了臉，掙著要走。寶玉道：「噯哟，好頭疼！」黛玉道：「該！阿彌陀佛！」寶玉大叫一聲，將身一跳，離地有三四尺高，口內亂嚷，盡是胡話。黛玉並眾丫鬟都嚇慌了，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。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，都一齊來看。寶玉一發拿刀弄杖，尋死覓活的，鬧的天翻地覆。賈母、王夫人一見，嚇的抖衣亂戰，「兒」一聲，「肉」一聲，放聲大哭。於是驚動了眾人，連賈赦、邢夫人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蓉、芸、萍、薛姨媽、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千家中上下人等及丫鬟、媳婦們都來園內看視，登時亂麻一般。

正沒個主意，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，見鷄殺鷄，見犬殺犬，見了人，瞪著眼就要殺人。眾人一發慌了，周瑞家的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，奪了刀，擡回房中。平兒、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，賈政也心中著急。當下眾人七言八語，有說送崇的，有說跳神的，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，整鬧了半日，祈求禱告，百般醫治，並不見好。日落後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。次日，王子騰也來問候。接著小史侯家，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，都來瞧看。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薦僧道的，也有薦醫的。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，不省人事，身熱

如火，在牀上亂說，到夜裏更甚。因此那些婆子丫鬟，不敢上前，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，著人輪班守視。賈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，只圍著哭。此時賈赦、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，日夜熬油費火，鬧的上下不安。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。賈政見不效驗，因阻賈赦道：「兒女之數，總由天命，非人力可強。他二人之病，百般醫治不效，想是天意該如此，也只好由他去。」賈赦不理，仍是百般忙亂。

看看三日的光陰，那鳳姐、寶玉躺在牀上，連氣息都微了，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，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。賈母、王夫人、賈璉、平兒、襲人等，更哭的死去活來。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，心中稱願。至第四日早，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我可不在你家了。快打發我走罷！」賈母聽見這話，如同摘了心肝一般。趙姨娘在旁勸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，哥兒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，讓他早些回去，也免他受些苦，只管捨不得他，這口氣不斷，他在那裏也受罪不安。」這些話沒說完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，罵道：「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！怎麼見得不中用了？你願意他死了，有什麼好處？你別作夢！他死了，我只合你們要命！都是你們素日調唆著，逼著他念書寫字，膽子嚇破了，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。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！這會子逼死他了，你們就隨了心了！我饒那一個？」一面哭，一面罵。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，心裏越發著急，忙喝退了趙姨娘，委婉勸解了一番。忽有人來回：「兩口棺木都做齊了。」賈母聞之，如刀刺心，一發哭著大罵，問：「是誰叫做的棺材？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！」鬧了個天翻

地覆。

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，念了一句：「南無解冤解結菩薩！有那人口不利、家宅不安、中邪祟逢凶險的，我們善醫治。」賈母、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，原來是一個癩和尚，同一個跛道士。那和尚是怎的模樣？但見：

鼻如懸膽兩眉長，目似明星有寶光。破衲芒鞋無住迹，骯髒更有一頭瘡。

那道人是如何模樣？看他時：

一足高來一足低，渾身帶水又拖泥。相逢若問家何處，卻在蓬萊弱水西。

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，問他二人：「在何山修道？」那僧笑道：「長官不消多話。因知府上人口欠安，特來醫治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有兩個人中了邪，不知有何方可治？」那道人笑道：「你家現有希世之寶，可治此病，何須問方！」賈政心中便動了，因道：「小兒生時，雖帶了一塊玉來，上面刻著『能除凶邪』，然亦未見靈效。」那僧道：「長官有所不知：那寶玉原是靈的，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，故此不靈了。你今將此寶取出來，待我持誦持誦，就依舊靈了。」

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，遞與他二人。那和尚擎在掌上，長嘆一聲道：「青埂峰下別來，十五載矣！人世光陰迅速，塵緣未斷，奈何奈何！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呵：

天不拘兮地不羈，心頭無喜亦無悲。只因鍛鍊通靈後，便向人間惹是非。

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呵：

粉漬脂痕污寶光，房櫳日夜困鴛鴦。沉酣一夢終須醒，冤債償清好散場。」

念畢，又摩弄了一回，說了些瘋話，遞與賈政道：「此物已靈，不可褻瀆。懸於臥室檻上，除自己親人外，不可令陰人冲犯。三十三日之後，包管好了。」賈政忙命人讓茶，那二人已經走了，只得依言而行。

鳳姐、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，漸漸醒來，知道餓了，賈母、王夫人纔放了心。眾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，黛玉先念一聲佛，寶釵笑而不言。惜春道：「寶姐姐笑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：又要度化衆生，又要保佑人家病痛，都叫他速好；又要管人家的婚姻，叫他成就。你說可忙不忙？可好笑不好笑？」一時黛玉紅了臉，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們都不是好人！再不跟著好人學，只跟著鳳丫頭學的貧嘴賤舌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掀簾子出去了。欲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

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，不但身體強壯，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，仍回大觀園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，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，晝夜在這裏；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裏守著寶玉：彼此相見多日，都漸漸混熟了。小紅見賈芸手裏拿的手帕子，倒像是自己從前失掉的，待要問他，又不好問的。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，用不著一切男人，賈芸仍種樹去了。這件事待放下，又放不下，待要問去，又怕人猜疑。正是猶豫不決、神魂不定之際，忽聽窗外問道：「姐姐在屋裏沒有？」小紅聞聽，在窗眼內望外一看，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喚佳蕙的，因答道：「在家裏呢，你進來罷。」佳蕙聽了跑進來，就坐在牀上，笑道：「我好造化：纔在院子裏洗東西，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，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，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，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。見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，也不知多少，你替我收著。」便把手帕子打開，把錢倒了出來。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。

佳蕙道：「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？依我說，你竟家去住兩日，請一個大夫來瞧瞧，喫兩劑藥就好了。」小紅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，好好的，家去做什麼？」佳蕙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：林姑娘生的弱，時常他喫藥，你就和他要些來喫，也是一樣。」小紅道：「胡說！藥也是混喫的？」佳蕙道：「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，又懶喫懶喝的，終久怎麼樣？」小紅道：

「怕什麼？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。」佳蕙道：「好好的，怎麼說這些話？」小紅道：「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事！」

佳蕙點頭，想了一會道：「可也怨不得你，這個地方，本也難站。就像昨兒，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，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處還香了願，叫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。我們算年紀小，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，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？我心裏就不服！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，原該的。說句良心話，誰還能比他呢？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，便是不殷勤小心，也拚不得。只可氣晴雯、綺霞他們這幾個，都算在上等裏去，仗著老子娘的臉面，衆人倒捧著他去。你說可氣不可氣？」小紅道：「也不犯著氣他們。俗語說的：『千里搭長棚，沒有個不散的筵席。』誰守一輩子呢？不過三年五載，各人幹各人的去了。那時誰還管誰呢？」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，由不得眼圈兒紅了，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，只得勉強笑道：「你這話說的是。昨兒寶玉還說，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，怎麼樣做衣裳，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。」

小紅聽了，冷笑兩聲，方要說話，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，手裏拿著些花樣子并兩張紙，說道：「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了出來。」說著向小紅撂下，回轉身就跑了。小紅向外問道：「到底是誰的？也等不得說完就跑！誰蒸下饅頭等著你，怕冷了不成？」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：「是綺大姐姐的。」提起腳來蹭蹬蹭蹬又跑了。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撂在一邊，向抽屜內找筆。找了半天，都是禿了的，因說道：「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？」

怎麼想不起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出神。想了一回，方笑道：「是了，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。」便向佳蕙道：「你替我取了來。」佳蕙道：「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，你自取去罷。」小紅道：「他等著你，你還坐著閑打牙兒？我不叫你取去，他也不等你了。壞透了的小蹄子！」說著，自己便出房來，出了怡紅院，一逕往寶釵院內來。

剛至沁芳亭畔，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嬭嬭從那邊來，小紅立住笑問道：「李奶奶，你老人家那裏去了？怎麼打這裏來？」李嬭嬭站住，將手一拍道：「你說說，好好兒的，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！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，明兒叫上房裏聽見，可又是不好。」小紅笑道：「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？」李嬭嬭道：「可怎麼樣呢？」小紅笑道：「那一個要是知好歹，就回『不進來』纔是。」李嬭嬭道：「他又不傻，爲什麼不進來？」小紅道：「既是進來，你老人家該別同他一齊兒來，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，可是不好麼？」李嬭嬭道：「我有那麼大工夫和他走？不過告訴了他，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，帶進他來就完了。」說著，拄著拐一徑去了。小紅聽說，便站著出神，且不去取筆。

不多時，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，見小紅站在那裏，便問道：「紅姐姐，你在這裏作什麼呢？」小紅抬頭，見是小丫頭子墜兒。小紅道：「那裏去？」墜兒道：「叫我帶進芸二爺來。」說著，一逕跑了。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，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。那賈芸一面走，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。那小紅只粧著和墜兒說話，也把眼去一溜賈芸，四目恰好相對，小紅不覺把臉一紅，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，不在話下。